

前 言

在人们的伦理生活中,情爱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,它是心灵的易振点,而且其中的酸甜苦辣是说不完、道不尽的,这大约是此类题材古往今来长盛不衰、一直吸引了众多作家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在情爱的人伦关系中,生理因素固然不可漠视,但它并非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,社会性是更为重要的一面。那些优秀的情爱题材作品,总是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,并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有着深刻、动人的艺术表现。近年来,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,社会生活步上了转型的轨道,人们的情爱观念和情爱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,这方面也就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前所未有的人生风景线。这些多姿多彩、各具风貌特色的景观为敏感的作家们所捕捉,并予以艺术化的展示,其中的佳篇,对于读者无论从增进对社会的认识来说,或是从陶冶情操的角度来看,都是有所裨益的。

80年代中期之前,我国作家在表现情爱生活时,多回避性的描写。这种情形从80年代末期起有了明显的改变。性在情爱中,本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。文学作品要表现情爱,又惶惑于性的描写,便陷于一种“欲语还休”的尴尬境地。事实上,离开了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、相

〈京〉新登字 13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阳很好/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编辑委员会编.
北京:今日中国出版社,1996.8
(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;2)
ISBN 7-5072-0853-2

I. 太… II. 中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1047 号

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

太阳很好

何 频 等著

*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850×1168mm 32 开本 380 千字 16 印张

印数:1-10000

ISBN 7-5072-0853-2/I·132

定价:18.90 元

互愉悦与相互融合、陶醉,情爱便失去了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形态。自然,片面张扬性心理、性生理而忽视感情的描写,那是一种不良倾向,为我们所不取。情爱中不仅有丰富的感情活动,而且还有理性和道德观念的融入,这些也都是需要加以表现,甚至予以适当强化的。在文学作品中,情爱描写还需要审美化,使其既生动感人,又体现出伦理道德上的善与美。本书系在选择篇目时,这些方面都审慎地考虑到了,读者在阅读时也都会感受到的。

情爱题材是近年来创作中的一个热点,作品数量之多,简直令人目不暇接。为了读者检阅的方便,我们做了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,从各重要报刊所发表的大量作品中加以筛选,并按文体加以归类。我们曾将 1993 年以前的这类作品结集了 10 本集子,冠以“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”之名,于 1995 年出版,受到读者好评。现在我们又以 1993 以后发表的这类作品为主,结集了这 8 本集子,以“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”名之,相信同样会赢得广泛的欢迎。

编者

1996 年 9 月

目 录

红尘	霍 达	(1)
蜗石	沈乔生	(88)
此人与彼人	述 平	(129)
太阳很好	何 顿	(186)
驶出欲望街	缪 永	(254)
荒山之恋	王安忆	(308)
消失的男性	赖妙宽	(402)
情之轮	储福金	(435)
爱过	夏 商	(470)

CONTENTS

A Fallen Woman	
<i>Huo Da</i>	(1)
The Stones of Nu Wa	
<i>Shen Qiaosheng</i>	(88)
This Man and That Man	
<i>Shu Ping</i>	(129)
The Sun Is Very Good	
<i>He Dun</i>	(186)
Away from Street of Desires	
<i>Liao Yong</i>	(254)
The Love for a Desolate Mountain	
<i>Wang Anyi</i>	(308)
The Disappeared Male Sex	
<i>Lai Miaokuan</i>	(402)
The Cycle of Desires	
<i>Chu Fujin</i>	(435)
I Had Once Loved	
<i>Xia Shang</i>	(470)

红 尘

霍 达

引 子

北京的这条胡同，就建筑而论，并没有多少“京味儿”。要想看北京典型的四合院：高门楼、影壁墙、垂华门、五脊六兽、四梁八柱、磨砖对缝、飞檐滴水、曲径回廊、门簪石鼓……，趁早别上这儿来，一律没有。这胡同不长，也不拐弯儿，一眼可以看到头儿。两旁是一式的排房，一样的街门，一样的院子，一样的房子，灰砖、灰瓦，每个院子一溜儿五间北房。房前带个简易的廊子，以砖柱支着廊檐，檐下铺砖，并有砖铺甬路从各个房门通向院里，再通向街门。胡同里却既没铺砖，也没铺沥青，是一条土路，下雨时满街泥泞。每院住两家、三家不等，说是“大杂院”，又不太大，也不太杂。院墙极矮，装两扇木栅栏街门，不常关闭，门栓多被孩子们弄坏了，就敞着。有的门扇不知被谁卸去搭床了，也没人管，不要门就是了。院子两两相对，每一排的东西两院合用一个自来水龙头，街坊之间的接触便十分频繁。再则，每排房的后墙又兼作后一排的前院墙，后窗户实际上冲着人家的院子，谁家有点事儿，前后左右都能知道，保密程度极低。有时候，隔着墙就说上话儿了：“咳，这儿夜班回来正睡觉呢，别吵了咳！”“二婶儿，我这儿正炆锅呢，有葱吗？劳您驾扔过来一棵！”

这儿的街坊大都能和睦相处。原因很简单：他们都是几十年

的老街坊，上辈子、上上辈子就住一条胡同，虽是杂姓，却穿插着好多关系，她叫她“三奶奶”，他叫他“二爷”，甚至连小孩还分“姑姑”、“侄子”辈儿，也不知是怎么排的。早先，这些住户的职业以经商居多，有“勤行”的，便是开饭馆、卖小吃之类。有“玉器行”的，卖珠宝古玩。有“菜行”的，担挑、摆摊儿卖菜而已。解放以后，有的仍操旧业，有的改了行，但仍沿袭过去的称呼不变，如“爆肚儿陈家”、“炸糕刘家”、“玉器赵家”、“花儿洪家”等等，以此代替了门牌号码。他们原来都住在菜市口附近的一条胡同，挨着闹市，各行各业做生意都方便。后来市政建设征用地皮，旧房拆迁，这些人爱集体搬家，连根儿拔到了现在的地盘儿，给他们盖了这片排房。好比一个小社会，整个儿挪了窝儿，社会关系并没变，一切照旧。刚搬进新家，孩子们倒觉得新鲜，各家的房子都一样，不留神就走错了，难免嘻笑一场。后来各家按照各自的习惯和需要，把本来一样的院子变得不一样了。有的在院子里种上几棵草茉莉，开得火红一片。有的在房檐前头种上扁豆、丝瓜、葡萄，绿荫遮住了小半个院子。有的则搭个鸡窝，养几只下蛋的母鸡，虽然街道上有时候声称“城市不准养鸡”，来嚷嚷一阵，嚷过就罢了。还有悠闲的人，在房前摆了大大小小的鱼缸，养金鱼、神仙鱼，水儿清清，鱼儿摇摇，倒也像神仙过的日子。

六十年代中期，胡同里搬进来一家外来户。这“外来户”并非来自上海、南京、两广，而是北京人，从东城搬到南城来而已。因为不是集体搬迁的老街坊，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“外来户”。这户人家的到来，理所当然地引起老住户们的注目，平添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并且由此生出了一段故事。

其实，即使没有外来户搬来，这儿也有故事的，只是彼此都知根知底，老年陈账就觉得平淡了。自此之后，胡同里便有了一些新鲜感。

故事便从这儿开始，时在公元一九六五年夏秋之交。

礼拜天是她出游的日子。

瞧，她出来了，穿着花丝葛紧身旗袍，淡紫色的底子上撒满了浅绿的碎花儿。袖口和旗袍的下摆外边露出细白细白的胳膊腿儿。高高的领口连扣两个纽襻儿，衬得那张粉脸像梨花儿似的。其实，她并没搽粉，天生就这么白，一头青丝天然打着髻儿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再抹上那么一层梳头油，乌亮乌亮的，散发着一股清香。眉毛精心地摘过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弯弯的，像两道月牙儿。她年已三十五岁，妙龄已过，称不上娇艳了，脸上的肉皮儿也有些松弛，可身条儿保持得好，不像旁人家的媳妇那样，生过几个孩子就早早地发了福，一个赛一个地胖。何况她又十分会打扮自己，不是靠珍珠翡翠往身上堆砌，而是让自己的美恰如其分地得到显示。一件半旧旗袍，胸前缀一朵白兰花，这在上海南京路也许平平无奇，可在北京的这条小胡同里，就足够艳冠群芳了。

她坐在三轮车的座儿上，布篷子遮住了早晨的阳光，一抹淡淡的阴影儿罩住她的上半身，有一种浮云遮月的朦胧意韵。两条细长的白腿，穿着长筒丝袜，月白色尖口儿布鞋，像曲艺演员爱穿的那种样式，一只脚踩在踏板上，另一只跷起来，摆成一个优美的X形。她不用吩咐，车伕就像识途老马，轻车熟路地拉着她穿过胡同，到她想去的地方去。

车伕是她的丈夫，叫石凤德，人称“德子”。

德子早先不住这条胡同，去年才搬来的。他在三轮联社工作，这工作当然不起眼，解放前叫“臭拉车的”，骆驼祥子一样的角色。现在当然把这个“臭”字去掉了，可也没人叫他“三轮儿司机”。德子四十多了，红脸膛儿，剃光头，头顶和下巴都是尖的，颧骨挺高，整个脑袋像个枣核儿，媳妇说得好听，像“香榧子”。德子大高个儿，胳膊腿儿成年累月让三轮儿给练出来了，一疙瘩一疙瘩的肉，要多瓷实有多瓷实，让太阳晒成了古铜色儿。他嘴笨，卖力气的

人，不大会说话，厚嘴唇，眯缝眼，透着憨厚样儿。这么个粗笨男人，竟然娶了个天仙似的媳妇，不是天意的安排，就是命运的偶合。“德子，你他妈的是不是跑到王母娘娘的瑶池偷看仙女洗澡，藏了人家的衣裳，才拐了个媳妇来？”有人这么问他，德子只是咧开厚嘴唇“嘿嘿”一笑了事，并不回答。那笑容，美滋滋的，说明他确认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，说是“拐”的也无妨。可是他那媳妇并不像拐来的，她对德子甭提多体贴。衣裳给他洗得干干净净，熨得板板正正。他出车回来，饭菜早就预备好了，变着法儿地给他调剂口味，拉车挣的钱，多半花在拉车人的嘴里。夏天，德子吃完晚饭往凉席上一躺，媳妇坐在旁边，手里拿把芭蕉扇，给他轰蚊子。冬天，一只热水袋早把被窝焐热了，他全靠脚力挣钱，可不能冻了脚。德子知足，总觉得欠了媳妇的情份，又不知该怎么报答。

他报答的办法简单而有趣。每逢礼拜天，德子就不出车了，拉着他的媳妇出去玩，逛王府井，逛西单，逛北海、天坛，再远了就去颐和园、香山、十三陵。媳妇坐车，像个贵妇，他拉车，像个雇来的车伕。

这会儿，两口子收拾停当，三轮儿出了院门，轻快地行驶在胡同里。

胡同里好多人出来看。出门上班的，手里提溜个包儿，一边儿走，一边儿向那车瞄一眼。上街买油饼儿的，手里托个筐箩，站住脚，朝那车瞥一眼。在街门口倒泔水的，端着盆，也往那车瞅一眼，不提防泔水洒在脚面上。这些都是路遇。还有专门等着看的，都是些半大孩子，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，一到礼拜天，早早地就到门口等着这辆车。那会儿，北京还没有普及电视，人们也不像现在这么迷球赛之类，大伙儿奔日子奔得乏味，平常谁家打架便是附近居民的一次娱乐，纷纷跑来围观。自从德子两口儿搬来，“德子拉车”便也成了胡同里的一景。

德子不怕看，双手握着车把，两脚悠然自得地蹬着脚蹬子，映直朝前驶去，乐于当街坊们的展览品。他的媳妇也不怕看，那贵妇

人的派头儿，决不因人们的围观而微露羞怯之色。她居高临下，一双微微下垂的眼睛，目光从街坊们的头顶扫过，巡视着这些浑浑噩噩的看客。

在胡同北头住的小黑子是美术印刷厂的工人，有一次拿回一张刚印出来的画——克拉姆斯柯依的传世名作《无名女郎》，他奶奶一瞅就说：“哟，这不是德子媳妇吗？”街坊们也都说像。当然，不是哪儿都像，那帽子、衣裳当然不像，高鼻子、深眼窝也不像，年纪也比德子媳妇“少相”，就是那个“劲儿”像。那女郎斜靠在出游的马车上，微微扭过脸来，低垂着眼睑，高傲地俯视着人生……黑子奶奶说：“活脱一个德子媳妇！”无形中，这张画又大大抬高了德子媳妇的身价，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，《无名女郎》使她在胡同里有了名。

德子媳妇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傲慢起来，红花儿还要绿叶衬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街坊们是得罪不起的。车子一路走，她一路和人们打着招呼：“吃了吗，您哪？”

“吃了，吃了，”人们照例这样作答，并再找补上一句：“出去遛遛？”

她答：“出去遛遛。”

三轮儿驶出了胡同，往北奔大街走了，看热闹的人也渐渐走散了。

只有疯顺儿没走。他站在胡同口大伙儿倒垃圾的地方，一手扶着电线杆子，一手伸着食指，抿着嘴，哈啦子顺手流到胳膊肘儿上。他望着远去的德子媳妇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：“好咳……”瓮声瓮气，像是嘴里含着个热茄子，舌头不听使唤。疯顺儿是街道主任孙桂贞的儿子，生下来起名叫“风顺儿”，是“一帆风顺”的意思，不成想这小子越长越不顺，三岁才会走路，八岁才会说话，说也说不利落，连裤腰带都不会自个儿系。现在都十六七岁了，挺高的个子，还像个拖鼻涕、流哈啦子的孩子，吃饱了没事就往胡同口一站，愣愣地冲着什么都能看半天，然后感叹一番“好咳……”再蹒跚地

那个地方发愣。人们叫他“疯顺儿”，他妈是街道主任又怎么着？反正谁也听不清“疯”和“风”有什么差别。他妈忌讳这个名儿，就把“风”字免去，叫他“顺儿”。

“顺儿！你还不回来塞？”这是他妈在叫他了。“塞”就是吃饭。

孙桂贞站在院门口，腆着胖墩墩的肚子，望着这边儿叫。姓老婆高声，她这一嗓子，整个胡同都能听见。

疯顺儿快快地往回走，到了家门口，还恋恋不舍地扭头往胡同口瞅了一眼，那儿，德子的车拐过弯去了，瞅不见了。

孙桂贞往家里推推疯顺儿：“快塞去吧，还瞅什么？”

住德子前边那排的马三胜正好走过来，就笑着搭上了茬儿：“他瞅德子媳妇呢！孙主任，您赶明儿也给疯顺儿找这么个媳妇！”

疯顺儿“嘿嘿”地一笑，缓慢地转着脖子说：“好咳……”

马三胜开心地大笑：“您瞅，怎么样？”

孙桂贞瞪了他一眼：“咱们顺儿才十七，早着呢，用不着张罗媳妇！”

“这倒是！”马三胜顺着她说。他有这个本事：什么话茬都能接上，瞎打哈哈的话还说得挺认真，“孙主任，您家的疯顺儿是贵人语迟，说不定后福无穷，到时候，说媳妇的人挤破门，拣好的挑！这辈子，谁也不知道谁走到哪一步！哎，就说德子吧，这小子论长相没长相，论家产没家产，论工作也没个露脸儿的工作，可媳妇倒挺是样儿，也不知是怎么走了桃花儿运，从哪勾搭来的？”

马三胜是个大工厂的锅炉工，他瞅不起德子这拉车的。

孙桂贞笑了：“三胜，你小子说话没正经的，瞅着人家的媳妇眼馋？谁像你？三十多了，从农村诳了个媳妇来都留不住，还让她跑喽！”

“瞧您说的！那是我嫌她土，跟她打离婚啦。您瞅我赶明儿娶个更好的！”马三胜用手呼噜着脸上的胡茬子，讪讪地说。随即又把话题绕回来，“要说诳，没准儿德子这媳妇才是诳来的呢！瞧那娘们儿的作派，官儿太太似的，怎么鬼迷心窍跟了他呢？”

“就说呢！德子旧根儿不在咱这儿住家，咱也不知根知底。也许，他媳妇的娘家是个富贵人家，解放后失了势才肯嫁给这个臭拉车的，图他个阶级成份儿？”孙桂贞说。她这话似乎不大合乎街道主任的阶级立场。

“倒也不言定。资本家又不像地主，财产不充公，不至于连姑娘都找不到好主儿，咱们厂的老板今儿还拿定息嘛，姑爷还是个干部哩！我说德子媳妇没准儿是哪个奔台湾去的大官儿的小老婆啊什么的。”马三胜坚持他的推断，尽管说不出什么根据。如果他看过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，也许会联想更丰富、更具体些，干脆就认定德子媳妇就是那个跟拉车的私通的虎妞得啦。

“咳，甭管人家是怎回事了，”孙桂贞说，“我瞅德子媳妇倒是个有心路的人，过去吃香的、喝辣的，年月变了，就嫁给个工人，家里又没拖累，还是享清福。天生的富贵人，就是个富贵命。三胜，你可别满世界去嚼人家的舌头，‘台湾’啊‘官儿太太’啊什么的，这话说不的，留神让德子听见了，跟你翻扯！”

“咳！咱们家住这胡同几十年了，还怕他？”马三胜一笑，“他翻扯怎么着？我说屈了他，让他自个儿说给咱们老街坊们听听！他搬这儿来也年把了，怎么压根儿没瞧见他丈母娘家有个人毛儿来过？”

“呃？”孙桂贞也犯了寻思，“这娘们儿也三十好几了，怎么也没个孩子？横是都撇下了，跟着德子跑出来的？”

“妈，还塞不塞啦？”疯顺儿在院门里头等得不耐烦了，瓮声瓮气地催他妈。

孙桂贞这才想起了吃饭的茬儿，丢下了马三胜，往院里走，一边儿走，一边儿还琢磨着刚才说的这码事儿。德子媳妇到底是怎么个话儿？身为街道主任，连本胡同的人头儿都摸不清，多少有点儿“失职”的味道。

二

马三胜回家站了站，他妈给他把早饭做好了：昨天的剩米饭，有些馊，拿凉水淘了，切点儿葱花儿炒了炒。马三胜只瞅了一眼，就饱了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脸走出去。

年过三十的汉子，还没混上个媳妇，这其实怪不得马三胜，都是家拖累的。他爸爸早先是个卖菜的，孤零零一人，担着挑子沿街叫卖，人称“菜芽儿马”。菜芽儿马嘴巧，人缘好，左近几条街上的居民都认识他。“菜芽儿马，今儿个有什么菜？”“萝卜辣椒脆黄瓜，茄子大葱嫩冬瓜，吃吧你哪！”人们就拣好的挑，菜芽儿马也不用秤，估摸着要个价儿，保证不让买主儿吃亏，当然也不让自个儿赔本儿，他的眼睛比秤还准。如果你手头没零钱，他就爽快地笑笑，允许赊账，久后忘了还，他也不开口讨债，只当是忘了。这样，菜芽儿马辛辛苦苦奔忙了半世，只糊得一张嘴，吃饭之外，还嗜好喝两盅儿酒，当然也就攒不下什么家业。但是好名声却出去了。于是就有一个中年的寡妇，也是菜芽儿马的老主顾，主动跟他搭乎上了，两家合为一家。寡妇还带了个独养儿子，按原来夫家的大排行取名“三胜”，便改姓马，名字照旧。菜芽儿马年过半百，突然时来运转，老婆孩子全有了，还带来了一份家当。三胜他妈料理家务，日子过得有来有去，手头渐渐宽裕，菜芽儿马往酒铺跑得更勤，酒瘾骤增，像要把前半辈子欠的都补回来似的，天天灌得酩酊大醉，胡言乱语，有时醉卧街头，有时醉打妻儿。有一回，三胜他妈偷偷地给前夫烧纸，让他知道了，一顿拳打脚踢，砸锅摔碗，酒疯撒邪乎了！“菜芽儿马”的名称遂被“酒罐”所代替，一提“酒罐”，街坊便掩鼻而笑，人人不齿。不消几年，马家的日子便被“酒罐”糟得叮当作响，以至每年的布票刚发下来，“酒罐”就一把从老婆手中夺去，撕得粉碎，还扔到炉子里化为灰烬，嘴里愤愤地骂着：“我叫你穿！我叫你穿！”那年月，三胜母子几乎快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，他妈思前想后，后悔不迭。三年困难时期，“酒罐”瘦得皮包骨头，一阵风就

能吹倒，仍然不惜倾囊买高价的劣质白酒，终于失尽元气，卧病不起，一命呜呼。临终之际，“酒罐”四肢无力地躺在光板凉席上，一双眊眊眼还直直地望着桌上的空酒瓶儿，渴望再得一醉。三胜他妈不禁心头火起，抬起巴掌，抡圆了，朝“酒罐”脸上打去！那瘦干郎脸颊上留下了煞白的五个指头印，血色全无，“酒罐”登时气绝。人们又怜惜起死鬼来，说三胜他妈心狠、手狠，爷们是让她打死的。殊不知，“酒罐”不倒，三胜母子就休想有条活路。如今，三胜三十出头了，还没成家，好岁数让“酒罐”给耽误了。其实也有过好机会，那年，他到北边儿出差，帮厂里食堂买蘑菇、羊肉，从张家口那边儿带来一个女的，等人家在北京落上了户口，就跟他吹了。那时候“酒罐”还没死，这个家，连口外的乡下人也瞅不上。

……

马三胜伸手从院里那一堆鱼缸跟前拿了网子、瓶子，想到护城河捞鱼虫去。出了街门，又懒得去了，不知不觉迈腿进了街道主任的院子。

孙桂贞正和疯顺儿吃早饭呢，烙饼、薄脆、焦圈儿。

“三胜，你来个焦圈儿！”孙桂贞说。

“不了，我刚吃过，也是焦圈儿。”马三胜撒了个谎，他要面子。

疯顺儿满嘴粘着焦圈儿的渣儿，眼睛望着马三胜手里的网子、瓶子说：“鱼……鱼……”

马三胜把瓶口倒过来说：“空的。”

孙桂贞笑着说：“没人要你的。哎，你的神仙鱼多少钱一条？”

“钱？”马三胜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咱不卖钱，我是养着玩儿的！”

孙桂贞不信：“养着玩儿的？那么多！”

马三胜说：“多了就送人，真是对劲儿的朋友，喜欢哪条，拿去！”

孙桂贞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那你给我一条？”

马三胜也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不含糊！可是您送我点儿什么呢？”

孙桂贞说：“我给你一个耳刮子！”

马三胜腆着脸说：“大婶儿，别咕！您该送我一个……哎，给我介绍一个对象！”

孙桂贞收拾着碗筷说：“去，去！没那么值钱的鱼！”

马三胜正想走，又回头问了一句：“娟子没在家？”他说的娟子，是疯顺儿的姐姐。

孙桂贞往里屋努努嘴说：“姑奶奶还没起呢，大礼拜天的，让她多睡会儿。”

马三胜往里屋瞅了瞅，床上被子靠墙擦着，根本没人。就笑了笑说：“八成是昨儿晚上没回来吧？住哪儿啦？”

孙桂贞沉下脸说：“瞅什么？没规矩！”

马三胜一边儿往外走，一边儿讪讪地说“您放心，我马三胜就是打一辈子光棍儿，也不用神仙鱼换您的美人鱼！您这街道干部、革命烈属，咱们高攀不起啊！”

孙桂贞嘴角泛起一丝微笑：“明白就得！”

她转过脸来，骄傲地膘了一眼正中墙上挂的镜框，那里边，端端正正地镶着一张发黄的证书，印着五十年代的繁体字：“光荣烈属”。

三

三胜家前边儿的这院子里清静。东头两间是德子家的，两口子锁上门出去逛去了，中间李家是双职工，都上班走了，就剩下西头的梁奶奶一家人在家了。三个孙女儿，趴在饭桌上、炕桌上各人做各人的作业，梁奶奶的儿子梁思济在里屋的床上裁一块花布。梁奶奶坐在廊子底下，案板搁在板凳上，手握着菜刀在剁肉馅儿，院子里只听见这持续不断的鼓点儿似的响声。梁思济是个大夫，大学毕业之后，和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结了婚，两人分配在一个医院工作，两年一个孩子，两年一个孩子，台阶儿似地生了三个女儿，等到的上五年级、二的上三年级，三的上一二年级，女的突然有了外遇，死活要离婚，梁思济不强留，就办了离婚手续，随她去吧。家里

撇下三个娇女，可使他为了难，上班一天看几十个病人，下了班又得分担老母的家务，既当爹，又当妈，甚至还得学着给女儿做衣裳。梁奶奶心疼儿子，泪往心里流，今儿是礼拜天，她早早地买了三斤扁豆、一斤牛肉，给全家包顿饺子，这会儿正剁馅呢。

梁思济站在里屋床边，对着那块花布发愁，琢磨着怎么合理利用，才能裁成三条裙子。比划了半天，画好了粉线，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，一一拼在床上。猛然间，发现出了一个差错：料倒是凑合够了，可老三的这件，梅花儿全是倒着的了，倒梅？倒霉！

梁思济背上渗出了一层汗，衬衫贴在脊梁上，从心里往外冒火。这时候，廊下的鼓点正剁得均匀，梁思济一把团了床上的花布，拿起剪子“咔嚓、咔嚓”胡铰了一通，“啪”地扔下剪子，冲着外头大吼一声：“别剁了！”

三个女儿大吃一惊，老太太吓了一跳，那菜刀剁在了左手指头上，老大的一条口子，血滴滴嗒嗒往下掉！

梁思济慌了，赶紧从抽屉里找出红药水、止痛粉和绷带这些医生家里常备的东西，一边儿给梁奶奶包扎，一边儿自己的手在哆嗦，老母的十指连着他的心！

“不碍事，不碍事，”梁奶奶的脸都变了色，惊恐地望着儿子，“你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吼什么？”

梁思济把母亲搀进屋，望着吓傻了三个女儿，长叹一声：“妈，我……舍不得丢下你们啊！”

梁奶奶听着话音儿不对，愣愣地说：“儿啊，你这是怎么话儿？日子再难，妈领着你们过，有合适的咱再找一个，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！”

三个女儿都懂事早，听了这话，一齐扑到爸爸身上，哭着说：“爸爸，您可不能死啊！”

梁思济揽着女儿，一个一个抚摸着她们的脸，给她们擦泪，半晌才说：“我哪会死啊？不看着你们长大成人，爸爸舍不得死！可是，爸爸要走了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！”

梁奶奶眼睛瞪得老大：“疯话！你上哪儿去？”

梁思济垂下头说：“妈！昨天领导找我谈话了，我们科要派一个大夫去支援三线，派我去。”

大女儿着急地问：“三线在哪儿？”

二女儿紧跟着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三女儿也追着问：“带我们去吗？”

梁思济叹了口气说：“好几千里地，西边儿，山里头，远得很！我一个人去，谁都不带！调到那儿工作，永远不回来了！”

梁奶奶心里“咯噔”一声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梁思济说：“领导上决定了，我还能不答应？支援三线，是光荣的任务，那儿有很多工人，也是从北京调去的，不能没有大夫！”

梁奶奶沉下脸说：“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和家里商量一声儿！你们医院里那么多大夫，别人不能去？干嘛非得你去？”

梁思济说：“领导上对我说：你的业务是全科最好的，一个顶十个用！再说，你又不存在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！”

“这叫放屁！”梁奶奶气得浑身打战，“你们领导横不是人养活出来的，怎么没个人心眼儿？我找他们讲理去，告到毛主席那儿，咱们也占理！哼，这是看着咱们老的老、小的小，还没死喽，活得太舒坦，再往心里扎一刀！”

梁思济一把抓住老母亲的手：“妈，您可不能告！这么一来，您就可就把儿毁了！”

梁奶奶被砍伤的手指，霍霍地跳，钻心地疼，血从白绷带里边儿渗出来，殷红了一片，往下滴嗒！

四

天快黑了，德子两口子才回来。

一进屋，“主仆”身份就倒了个儿，德子拉了一天车，累了。媳妇说：“上炕躺会儿，该伸伸腿儿了。”德子就脱了鞋，往床上一躺。这儿的人习惯把床说成“炕”，其实，土炕早就被淘汰了。媳妇忙乎